

萧
三
诗
选



萧三诗选



21000713

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1000713

责任编辑：刘兰芳

封面设计：高莽

萧三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5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frac{1}{2}$ 插页 8

1985年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300

书号 10019·3761

定价 2.20 元

2011/8

我与诗（代序）

我生长在农村，祖国辽阔的大自然陶冶着我的性格，劳动人民是我写诗的先生。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农民插秧后踹田，边劳作，边唱歌，便跑到他们旁边去听，学着唱。湖南衡阳县有一座巍峨秀丽的南岳山，从我家的大门口望去，好象就在这座山的祝融峰（南岳最高峰）脚下。其实还远得很！但每到夏日，恍惚看见它山峰耸峙，层林吐翠，清溪蜿蜒……络绎不绝的“香客”到这里朝圣，人们都从我家大门口不远的一条大路上走过。他们边走边虔诚地唱“南哪、岳噢、圣呵、帝哟……”这种曲调曾在我幼小心灵中唤起过神圣和神秘的情感，慢慢地我也合着他们唱起来。

我的母亲是文盲，但能讲许多民间故事和唱一些民歌，我在襁褓中就是在她甜美的歌声里入睡的。我的两个姐姐，特别是二姐，读了许多唱本、小说，我经常听她念唱本，开头往往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听唱一本××记”。我也喜欢听、喜欢看。

我父亲是个屡考科举不成只得当私塾教师的人，他教过我们兄弟“吟诗作对”。有位亲戚，是个穷秀才，老年时（他活到96岁）收集了乡间流行的俚言谚语，因为买不起纸，用朱砂红笔写在一大堆残书破纸上或他自己每天在山上捡回的各种各样的石头上——他的房间里桌上、凳上堆满了小小的各式各样的石头。我曾给他誊抄整理过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都培育了我写诗的热情，增进了我对民间语言的兴趣。

进了县立高等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国文老师大都是过去的秀才、举人。按校规，要求学生每星期天上午做一篇作文，然后才准许休息。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春》，我的文章每一句都有一个“春”字。教我的周老师看了很高兴，批曰：“桃花流水渺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又一次批：“大厦如倾要梁栋，青眼高歌望吾子”。他爱用诗句批阅卷子的作法对我影响很深。有一次放暑假的时候，我们请他写对联，他给我写的是：“举头望明月，荡胸生层云”。一直记忆至今。

大概在十四五岁左右，我写过一首《思亲》的诗，还记得其中有一句：“理衣犹见折衣痕”，老师的批语是：“孝子才人，如是如是”。

还有一次我在一个本家祖辈的家里看到左宗棠写的一幅对联“有为者常若无事，认言人亦辄能文”。字体刚劲，也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还记得。

我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喜欢背诵《唐诗三百首》，喜欢读《随园诗话》，这对我写诗都很有影响。

此外，我也酷爱音乐，喜欢唱歌，弹风琴、吹洞箫和笛子，学会了西宫词“苏武牧羊”和“梅花三弄”等曲调，它进一步训练了我的节奏、韵律感。

大概是所有这些因素不断地培植了我对诗与歌的兴趣，我也开始写起诗来，发给我的《几何学》练习本，被我写满了诗，但后来都遗失了。

在做小学教员的时候，除教文科外，还一直教音乐。

我的第一首公开发表的白话散文诗《节孝坊》刊登在一九

一九年七月出版的《湘江评论》上，当时也没有当作诗来写。以后曾写过一些宣传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诗歌或诗传单、诗标语。但大多没有留下底稿。

我的真正诗歌生涯是在一九三〇年开始的。那时候我正在莫斯科养病，由于革命需要我开始写诗。读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后，我认识到文艺并非雕虫小技，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我把诗歌当作“子弹和刺刀”，当作一项严肃的革命事业。我抱着“文艺上的功利主义”的想法进入诗坛，决定用诗的形式来宣传中国的土地革命、工农红军，宣传左翼文学，揭露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这时期的诗先后被译成俄、英、法、德、西、保等国文字。我的第一首诗是《命该如此》，约有一、二百行，是写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惜已散失。还记得几句是这样的：

王老头子低声道，
叫声林儿听分晓。
命该如此天生成，
今年收成又不好。
李家老爷脾气坏，
想把我们早辞掉。
记得去年这时节，
几乎掉了我脑袋。

.....

后来，王老头的儿子当红军去了，家里也分了地翻了身。那时董必武同志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我去向他索诗，他说：“我写的都是旧诗；你的这个诗要得！要得！”我就把《命该如此》和俄国诗人兼翻译家 A·罗姆共同翻成俄文，在国际文学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上登出来了。从此开始了我对诗歌的

探索。

一九四一年我发表了短诗《我的宣言》，阐述了我的主张：

只希望，读下去，顺口顺眼，

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

但求其，写出来，象人说话……

这就是几十年来我“宁肯被开除诗人之列，也将继续这样唱和这样写”的作诗原则。我非常同意鲁迅的观点，要“为大众设想，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众能懂、爱看。”“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所以，我不主张写朦胧诗，偶尔写些，给自己和自己周围亲近的人欣赏一下也未尝不可。如果大量的诗都“朦胧”起来，我怀疑是不是还会有人要看。

我也不提倡写旧体诗。我主张新诗要向民歌学习，向古典诗歌学习，在这二者基础上发展成为民族形式的新诗。有人说我也继承了一些旧诗传统写法，说象我写的“两岸层林参差是”（《元宵流溪荡舟记》）和“泪雨浇花花不起”（《忆陶妹》）等诗句“就是从旧诗中脱胎而来”，说《悼梅兰芳》一诗是七绝等提法都没错，但文言文都不再写了，诗歌为什么一定要写旧体诗呢？旧体诗难学、难写，写得好的不多。当然，写一下我也不反对，但一味追求、提倡写旧体诗，就有复古之嫌了。

在延安时期我主编的《新诗歌》油印小报，就是在以上思想指导下办的。当时的柯仲平和现在健在的公木、朱子奇、冯牧、张蓓等同志都积极参加了诗歌朗诵活动并为《新诗歌》撰稿，这对培养青年诗人、推动新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中外文化交流、中苏友好、保卫世界和平等工作。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一名战士，我奔走在国际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我这个时期的作品很少，有少数诗，是反映国内外革命人民斗争的。

在“四人帮”猖獗的年代里，文化艺术禁锢着，我也被迫中断写作十几年。随着歌唱春天的到来，我又写了《八十三岁自寿》和怀念柯仲平、何叔衡、周恩来、李季、郭小川、宋庆龄等人的诗歌。最近也为中国女排的凯旋高歌。我为自己能成为社会主义祖国合唱队中的一员而自豪。有的青年诗人把我菲薄的诗作誉之为“革命史诗”，我是不敢当的。但我想，倘一息尚存，我还要写。我愿用二十一年前的话来再次自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工作、写作到老——歌唱到老。”

历史在前进，文坛是乐观的。许多“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正在不断地扩大着诗歌的队伍，这是值得欣慰的。

1981年12月

目 录

我与诗(代序)	1
“节孝坊”	1
过印度洋杂诗	2
法游杂诗	3
命该如此	4
纪念广州公社	9
蒋介石行军歌	13
南京路上	19
棉花	24
血 书	28
瓦西庆乐	34
献给高尔基	37
东北工农歌	42
列 宁	47
三个(上海的)摇篮歌	52
顿巴斯的共青团员	64
张五嫂打定主意了!	67
满洲里的两个日本兵	72
梅花	77

片山潜的手	78
华 北	83
以战反战	84
悼舌头	86
礼 物	89
致西班牙共和国战士	95
祝罗曼·罗兰七秩大寿	99
忆陶妹	103
故都吟	105
我昔濯足.....	107
离 别	108
我凝望着她	110
等长途电话	112
红 场	114
希 望	117
两首歌	118
一 农夫.....	118
二 战士.....	119
车 夫	120
记 住	124
那深深的黑海.....	125
给儿子阿郎	126
慕斯大林	128
我记得.....	129
送叶华回家去	130
送别叶华我爱	133

抗战剧团团歌	134
我又来谒列宁墓	136
题 SHIWAZA 的新诗集《中国》	141
暂别了,苏联!	143
天 山	149
敬礼了,母亲,姊妹,兄弟!	151
游晋西北赠续范亭先生	153
我没有闲心	154
诗人,起来!	155
希特勒底“妙计”赞	157
儿童节	161
血 债	162
我的宣言	165
号 召	166
“十月”二十五周年献词	168
慰劳三五九旅将士	173
延水送别	178
送 别	179
我又来到南泥湾	180
敌后催眠曲	185
红军,他是常胜军	187
蒋军士兵歌(三部曲)	189
延安狂欢夜	195
送毛主席飞重庆	198
铁路工人之歌	201
祝夏娘娘八十大寿	203

慰问袋	205
抗美援朝街头诗	207
高射炮上的红领巾	209
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献词	212
多勃瑞市	224
捷克总统萨波托斯基	226
卡尔洛维山谷	228
照 片	230
莫边府和芭蕾舞	231
赠边防战士	232
在五华山春节联欢晚会上	233
昆明游记	235
萨波托斯基同志! 愿你安息	238
他.....	240
自题照片赠老柯	242
歌唱十月革命的凯歌	243
给病房护士同志	247
祝保罗·罗伯逊六十大寿	249
悼约里奥·居里	251
致伊拉克诗人	253
红与黑	257
妇女模范数不清	258
重游塔什干(五首)	260
我歌唱永远不落的太阳	260
重游塔什干	261
访撒马尔罕	262

访安蒂让	262
乌兹别克——棉花之国	263
欢迎之歌	265
将军合唱团赞	268
青岛随笔二首	271
海滨晚憩	271
乘快艇	272
祖国十年颂	273
友谊花和友谊手	279
敬祝胡志明主席七秩大寿	281
胡志明故居	283
过横山	284
从越南归来访桂林	286
夜飞过长沙	287
赞佛山	288
游石湾	289
海南行	290
访琼台书院遗址并赠琼剧团	292
莺歌海	294
上天桥	295
游八所——东方	296
榆林——三亚	297
海南全岛话东坡	298
四个黎族姑娘	299
曾游海南岛	301
题青年运河	304

痛悼梅兰芳同志.....	305
五湖四海都唱她的歌	306
元宵流溪荡舟记.....	307
赠陶陶	310
愧无.....	311
我虽老而残	312
题黄山风景摄影展览	314
七十有感	315
狱中诗四首	316
狱中述怀	318
忆 昔	319
痛切悼念周恩来总理	320
八十三岁自寿	323
无 题	325
欢 呼	326
题李白纪念馆	329
怀念何叔翁	330
哭李季和郭小川同志	331
国人皆曰可杀!	334
题朱子奇《春鸟集》.....	336
痛悼茅盾同志	338
献给宋庆龄同志	339
喇叭，呐喊诗人柯仲平	342
欢迎中国女排凯旋	352
编后记	高 陶 354

“节 孝 坊”

一座节孝牌坊，竖在田野中间，门框模样。我打坊前走过，仔细地观望：——

坊石上右边刻着“冰清”，左边写着“玉洁”字样。一块“圣旨”牌，后面写着“恩荣”，嵌在正中头顶上。

我看了半天，心中无限感伤。

这几块顽石，堆砌起一级、二级、三级，不知压死了多少女人！压着她的身，压着她的心。压得她有苦说不出，压得她做不得声！

建这种节孝坊的人，用麻石一层、二层、三层来压妇女的人，到底是何居心？！

“节孝”坊！人世长留你，人类算无耻！

1919年7月

过印度洋杂诗

几千几百几十斤一条的黑鱼，
拚命的出海面来狂跳。
栏杆船边的搭客，
没头没脑的狂叫。
两个法国的女孩子——黄头发露着膝儿，
望着我们憨憨地笑。

1920年6月

法 游 杂 诗*

东边也是天，
西边也是天，
南边也是天，
北边也是天。

左面也是水，
右面也是水，
前面也是水，
后面也是水。

1920年6月

* 留法勤工俭学途中，“阿尔芒勃西”号轮船上。